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胡世宗

芳的面试后被录取。陕北的冬天是相当寒冷的，但在年轻的贺敬之的心灵世界里却是无比温暖，他写道：

好啊，同志们！
请不要叫我凑近炭火吧，
让我说，
“我不冷！”
在我们这里，
并没有冬天。

贺敬之考入鲁艺还不到一年，即1941年6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17岁。那个夜晚，他曾与几个年轻的同伴，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窗纸上清晰地映出毛主席的身影，主席的手里握着笔……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在会上，毛主席对文艺服务的对象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工农兵相结合。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贺敬之在鲁艺的篮球场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给文艺师生作的重要报告。他的座位靠得很前，毛主席在一张桌子前，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生动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作家与人民群众、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这让贺敬之的思想创作都有了“腾跃”的升华。这一年，贺敬之从延安鲁艺文学系毕业。他曾经说：“我在延安生活了6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从少年到青年的一段时光，我是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片欢乐声中离开延安的。”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创作了大量诗、歌词、歌剧。丰厚的生活，丰实的作品，彰显着贺敬之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和耀眼才华。《白毛女》这部新歌剧的诞生，标志着贺敬之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就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这是一个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为迎接党的“七大”，组织上成立了一个有贺敬之参加的“白毛女”创作组。这是一个精干的创作集体。在这部新歌剧创作中，贺敬之年轻的诗意的构思和表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贺敬之早年创作的诗集《乡村的夜》里，他就描绘过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抱着儿子投河自尽成为“水鬼”的“五”的惨状，还有遭侮辱后变为在风雨中奔跑的“披头散发的女鬼”的夏嫂子等旧中国妇女的形象，以及小敏子、黑鼻子八叔等青壮年农民自发的反抗与斗争。这些人物故事都曾闪现在他笔下“喜儿”“杨白劳”“大春”的形象之中。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一直“吹”到了现在，“飘”到了今天！新歌剧《白毛女》成为几代人共同欣赏和称赞的革命文艺经典。

新歌剧《白毛女》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

重要成果之一。《讲话》让贺敬之升华了对人物命运构成与深远走向的本质认识。

在延安，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是革命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无一例外。我曾拜访过《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听他讲过当时《黄河大合唱》词曲创作的情形。他说，那时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鲁艺的老师，冼星海当时除了给学生上课，还和大家一起上山开荒。在生产间歇期间，冼星海才得以在小窑洞里日夜赶写《黄河大合唱》的曲谱。贺敬之也参加过延安开荒种地、砍树烧炭等生产劳动。1943年春节过后，鲁艺秧歌队准备同延安文艺界组成劳军团，一起去南泥湾慰问。当时359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赴延安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20多亩，把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供应。贺敬之听到359旅建设南泥湾的生动事迹后，激情涌动，提笔写出了《南泥湾》这首歌词：“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从“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到“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夸赞了这个“鲜花开满山”的“陕北的好江南”。这首歌经马彦祥后广为传唱。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首传唱不衰的《翻身道情》，也是《讲话》后贺敬之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的。过了许多年，贺敬之在《放声歌唱》长诗中，仍激动不已地抒发自己的情怀：“而我的/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在我亲爱的/延河边，/在这黄土高原的/窑洞里！”

四

羊羔煮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贺敬之——这个延安的儿子，这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回延安》竟是不经意间的即兴之作。从贺敬之的诗风上说，他的诗作大多融入了他本人“抒情主体”的站位。这首《回延安》便是依据他自己的情感经历写成的。

贺敬之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延安的这段生活，成了诗人贺敬之永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亲”，是最正常、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1956年3月初，贺敬之受邀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一个雪花纷飞的黎明，贺敬之乘机从北京飞到西安，然后转乘汽车到延安。贺敬之在一篇回忆散文中写道：“呵，母亲延安！分别了十多年的你的儿子，又扑向你的怀抱中来了。”“我被紧紧地围在炕上，我的手被左右的许多手拉着……不会醉人的米酒使我刚刚起来就像醉了一样。永远的桥儿沟，永远怀念的延安的亲人们，让我们倾谈久别后的一切吧。”

在大会结束后的一个联欢会上，贺敬之想用陕北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信天游”的形式唱出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三月天还是挺冷的。在这个冷峻的夜里，他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眼泪，不知不觉竟然感冒了，嗓子都失

声了。这首66行的《回延安》写出来了，可惜的是，第二天他不能上台给大家朗诵了。在晚会上，由别的表演者用“信天游”民歌那悠扬婉转的曲调唱出来，一下子感动了全场观众，掌声不绝，叫好声不绝！很快，广播电台、杂志纷纷播发和刊登转载这首《回延安》。诗人一晚上的即兴之作，成了广为传诵、好评如潮的一个新的经典。《回延安》真挚而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想要回报母亲延安的感情。它是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印记。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的各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植树，又探访了他的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连续十多天，他那颗激动不已的心一直在剧烈地跳动着，他感到了母亲怀抱的宽厚和温暖。这首诗从“回”字落笔，循着诗人感情发展的线索，由初回延安，到追忆延安、畅谈延安、参观延安、歌颂延安，结尾又落笔于回延安上，构思精巧，浑然天成。全诗突出一个“情”字，无论是重回延安的激动和欢欣，还是对往昔成长的回忆，对团聚场景的描绘，抑或是对延安巨变的赞叹，对其历史功绩的颂扬，诗人始终把对延安的这种眷念和热爱之情凝练为对“母亲”的深深呼唤：“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这种炽热而又自然的情感贯穿全诗，既热烈奔放又真切感人，饱含抒情诗的神韵。

贺敬之说：“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祖国、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他说：“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和辉煌业绩，就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

1999年9月，贺敬之途经沈阳，我们又得以相见。我陪着他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会见了一些诗友。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去看望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写出《开不败的花朵》的老作家马加。马加重病在身，瘦得有些脱相，说话口齿不清，毕竟90岁高龄了呀！临别时，在那个离客厅几步远的楼梯口，马加突然背诵了敬之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情景令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贺敬之是我崇敬和爱戴的诗人。他创作的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和文学爱好者。贺敬之是在毛主席的《讲话》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向当代中国新诗高峰的。他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与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的相一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贺敬之总能表达人民的心声，始终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践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往期美文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雪树

■王久辛

冬天的戈壁是荒寂萧瑟的，无论阴晴，见不到夺目的色彩。这儿的兵，探家时望见一棵普通的树，眼眶里都会涌满激动的泪水。为啥？地平线上拱不出树，见到树就格外欢喜。那是一种多么单纯而又丰富的感情，很难用分析研究梳理得清楚。

不过，我曾经所在的那片戈壁滩上，如今已是林木茂密的绿洲了。杨柳依依，松柏郁郁，白桦亭亭，赏景之类的雅事，不仅在春夏秋冬四季可为，而且在隆冬之际，也别有一番情趣。指导员常常带着几个战士在瑞雪初霁的早上踏青，边走边议，边看边想。雪落之后的戈壁，像披上了白色棉被的天床，太阳照着的天床，像撒了一层橘红色的金粉。当人走在这种白色和橘红色的戈壁滩上时，哈出的气，仿佛是一团团天宫吹出的仙气灵雾，一团一团地呼出，像梦一样地逝去，像梦一样地腾现。远远望着那身着绿装的军人，像望着一棵一棵移动在大雪原上的树，像油彩抹出的对比强烈的风景画，嵌在了辽阔的大西北。但此时，最佳的体验是欣赏6年前栽下的那些真正的树。指导员说，雪后的树，更有动人的姿韵，使人体味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情画意。

你望着蓬垂着柳条儿的柳树时，望着那些像小姑娘们辫儿似的柳条，一条一条地倒触于地，望着倒触于地的柳条沾了白雪粉儿后变成一条一条的银条条，望着这些银条条在橘红色的太阳下又变成了微动的金条条时，你才会寻问这世界，为什么能造化出这么神奇而又真实的景色？细看这棵棵雪柳，它的每一漾动的枝条儿，都是一首洁净的诗，都是一曲银的歌。你的心将被这千万条金的银的纤指，拨弄得五魂儿六神儿都酥酥酥的，醉也不是，醒也不是。你会突然发现，这是雪柳的神姿仙态舞弄得你忘了自己了……

与雪柳儿使人产生的感觉相反的，是雪松。那些年轻的松，身躯的表皮都像他经风雪雨雪吹打，仿佛都有深刻而又惊人的生活经历一般，粗犷得像一块一块鱼鳞排列在周身，而倒伞似的一簇簇针叶上，一根根碧绿的又像鲜嫩的绿玉针儿。大雪后，它们都捧着一朵朵的积雪团，像一朵朵棉桃，像一块块彩云。一棵松树捧着无数洁白的雪团，形如木棉花的沉重，色如少女心的圣洁，在前来欣赏的战士的心上绽放。有意无意间，心灵便被这洁白的雪云擦得透明，便被这神圣的少女心感染得快成了英雄！

雪松，真令人神往……
俗话说：“羊城无雪”，一个家住广州、外号“小艺术”的兵，给对象写情书，春夏秋冬四季写雪，到了隆冬仍然写雪，雪成了他情书的“艺术自然的氛围”，加上他那欧化式的长句子，活活把个戈壁滩，写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了！瞧瞧他是咋写的吧：“下雪了，只下一种洁白，一种洁白统一了多彩的江山。”唉，雪不是一种洁白还能是两种？废话！这里像江南？有多彩的江山吗？你问他，他还振振有词儿，“这叫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两回事”。但是写到雪树就干巴了，总是“鬼斧神工，雅安天成”8个字构成的抽象概念加一个逗点，笔头子也转悠得不那么灵活了。

但“小艺术”是发誓要描绘出雪树的千娇百媚、千姿百态的。昨天起床号响之前，我发现眯床睡的“小艺术”，眼瞅着地窝子的帐子顶呆着，猛然间，听见看见这小子一屁股就坐了起来，嘴里“有……哎哟！哎哟！”原来他睡觉时没戴帽子，头发被夜里哈出的水汽凝成的冰，冻在了帐蓬上，起身没发现，头发被拽下了一团，疼得他捂着头嘶叫了好一会儿。我问他：“起身时想说有什么？”他说：“昨夜我做了个梦，梦里我找到了描写雪树的语言，早上醒来一回忆，太兴奋了。”“那你还不马上写出来？”“哪里还写得出来，灵感和头发一起被拽跑了！”

戈壁滩上普普通通的雪树，难道真的难于描绘给人们看吗？我不相信，试着写了起来……

为人民放歌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僻的均县找到了自己的学校，却丢失了父亲给他的那本中国地图。

1938年冬，日寇向湖北地区大举进攻，贺敬之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安稳读书了，师生们又辗转2000多里路，搬迁到四川梓潼。在这一个多月多的跋涉中，贺敬之沿途看到太多从敌占区逃出的饥寒交迫的人。想到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他深感肩头担负着无比沉重的责任。

日寇的残暴肆虐，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让贺敬之对黑暗的现实极为不满。这激发了贺敬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1939年7月、8月和1940年1月，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诗人的出游及归来》《失地上的烽烟》《夜》等文章，呼吁：“流浪的人们呵，勇敢些，等候着明天吧，停止哭泣，永远要坚强地活着，永远扬起你那灼热的仇恨构成的脸庞！”这是他15岁时写出的作品。在这之后，他又有《我们的行列》组诗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在烽火岁月里，贺敬之就是唱着这些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

贺敬之后来回忆说：“到延安去！”……这是曾震响在无数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召唤声。怎么能够忘记，当我们还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时候，在大半个中国的黑暗天空下，我们曾是怎样地在心中高呼着这句话！那时，我们还不敢说‘延安’这个名字，我们说，‘到那边去……’是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人生经历中最珍贵的一页，生命就变得如此壮丽了。”

贺敬之从均县到梓潼的流亡途中，读到了大量描写延安生活的书刊，包括《活跃的肤施》(延安古称肤施)和《西行漫记》。在决心奔向延安的学生们中，贺敬之年龄最小，不满16岁。为了安全，他们都用了化名，贺敬之化名为“吴明”。他们还设计了接头暗语：“上级”称“父母”，“同志”称“兄弟姐妹”，“黑暗的国统区”称“这边”，“光明的陕甘宁边区”称“那边”。他们沿着嘉陵江，顺着川陕公路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险跋涉。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在贺敬之和几位同学千里徒步奔赴延安时，他把田间这首诗和田间整本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跑的冈卫们》全部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在艰难的途中随时拿出来念着、背着、走着。

三

1940年7月，贺敬之踏上了延安这块热土！延河水、宝塔山，一孔孔窑洞，一块块田园，多么的新鲜，多么的迷人！这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呀，是革命者心中的灯塔和火炬呀！8月，16岁的贺敬之经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



江边山色(中国画)

吴广作



长征

第5472期